

原创阅读文库·美文

总策划：张海君 主编：齐浩然

# 一棵树的私语

简默◎著

一棵树，在疼痛中开口说话了，它让痛苦发出了声响，像一个从地下缓缓长出的留声机……它们之间交头接耳地私语了些什么，没有谁听到，但我知道，这一次它们是为自己，而不是替别人开口说话。



文心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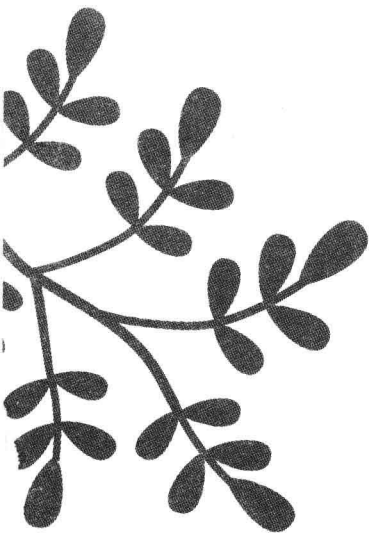
原创阅读文库·美文

总策划：张海君 主编：齐浩然

# 一棵树的私语

简默◎著

一棵树，在疼痛中开口说话了，它让痛苦发出了声响，像一个从地下缓缓长出的留声机……它们之间交头接耳地私语了些什么，没有谁听到，但我知道，这一次它们是为自己，而不是替别人开口说话。



文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棵树的私语 / 简默著. — 郑州 : 文心出版社,

2012. 3

(原创阅读文库 / 齐浩然主编. 美文)

ISBN 978 - 7 - 5510 - 0132 - 8

I. ①一… II. ①简…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1358 号

## 一棵树的私语

---

出版社: 文心出版社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单位: 全国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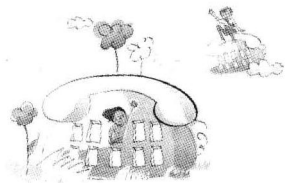
印张: 12

字数: 170 千字 印数: 1 - 5000

版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书号: ISBN 978 - 7 - 5510 - 0132 - 8 定价: 20.00 元



## 自序：真诚面对写作

◎ 简 默

二十多年前，我在鲁南一座小城读高中，诗歌的狂飙同样席卷了我所在的校园，各种各样的诗歌涂着五颜六色的口红，像是参加一场化装舞会，争先恐后地闪出自己的面孔、表情与声音，在光怪陆离得近乎自恋与呓语的命名与号叫中，诗歌一路进入了狂欢的盛宴。就在这种乱花迷眼、草长莺飞的盛唐景象中，我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诗，并开始写诗。

这样不知不觉地走到2003年，有一天，我突然停下钟摆似的惯性的脚步，扭头回望自己那些分行的文字，它们仿佛从来不曾存在似的，跟我捉迷藏似的隐匿到了一张张白纸背后。它们看得见我，我却望不到它们；它们发不出声音，我却听得到自己内心某些沙漏似的倒塌。我不仅前所未有的地怀疑它们的终极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且努力说服自己否定它们的存在，我失足陷入了一个“二律背反”的尴尬境地。我试图继续抬腿上路，一直向前走，但可怕的是，我发现已无路可走，我像被砌入了一间封闭而冷漠的铁屋子，四周没有一丝光亮，更没有一缕空气，我正在窒息中不是疯掉，就是死掉。



这时我想摆脱惯性的推动，去寻找另一条道路，尝试着集合那些同样的文字不再分行列队，而是肩并肩、手拉手、亲密无间地一直排列延伸下去，我要做的仅仅是服从自己内心的方向与原则，以别样方式使用我们祖先的语言，让内心发出风中树叶一样哗啦啦的声音。2003年，《中华散文》月刊主编刘会军从一大堆自然来稿中发现了我的系列散文《声音》，很快予以刊发。若干年后，我见到了会军先生。这时他已经连续发了我几组散文。他对我说，初读你的散文，就知道你是写过诗的。这话让我很是羞愧，我曾经真的热爱过诗歌，但我最终像可耻的甫志高一样背叛了她。她却不嫌弃我，不记恨我，时时处处地不忘拉我一把，让我在散步似的散文中重新与她邂逅和拥抱，就像一对久别重逢的情人。

其实，细细想想，娓娓数数，当年许多如我一样的“文青”，多少人是从爱诗而写诗被诗启蒙着走上文学之路的呢？又有多少人像蝌蚪一样脱胎于诗然后找到适合自己的那片水域与陆地的呢？

我是一只翅膀沉重的笨鸟，从内心和记忆的故乡出发，一路拍打着气流气喘吁吁地飞啊飞啊，渐渐寻找到了自己的叙事方式与书写经验，我戏谑地归之为一种“饶舌式”的写作。但不管是回忆沧桑往事，刻画底层人物，抑或追寻童年梦境，状写青春悸动，描摹故土风情，探查世态人心，还是倾诉真挚情感，叙述纷纭场景，我都在直面和追求一种阳光似的真实。我理解这种真实是全方位的、有温度的，既包括事件的真实，又包括人物的真实，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情感的真实。我是用左手操笔为钎，右手抡起大锤狠狠地砸打，努力长驱直入心灵的岩层，深些，深些，再深些，穿透岩心，抵达最柔软最炽热的岩浆，提炼出浓缩铀似的情与思。我在《医院》、《生命凋零》中不厌其烦地重温作为个体生命的父亲临终前的点滴细节，在《底层》系列中寄托对形形色色弱势群体的亲近与关怀，在《篡改》中捕捉对挣扎在生活里的特殊人群的观照与思索，



在《K15 路车》中反思与挽留一天天一片片地退出生活的乡土……这些站在生活现场和记忆经验平台上的文字，从我的内心和血管中流淌出来后，有幸汇入了当代散文的合唱中，被誉为“白描式中国浮世绘”。我不敢妄言它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它们像一本书自有其命运，我只是在纸上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至于它们能够走多远，也不是我能够想象与掌控的。它们一旦走向了读者，就不只属于我一个人了，所有人都有可能成为它们的同谋与合作者，但我寄望于它们能够像一枚枚永不生锈的钢钉楔入读者的心灵，让他们坚硬地疼痛，柔软地感动。

散文是一种最不能回避自己内心，最呼唤真诚品质的文体。它需要针锋相对，需要一针见血，也需要刺刀见红，饮血止渴。散文搥管饱蘸血液，在生命的长卷上信笔游走，淋漓泼洒鲜活而滚烫的底色与印记。散文的上游是根系似的血管，与随时随地等待流淌的水管无关，恣肆奔涌的自然不是自来水和白开水。在一篇散文中，作者和与他有关的一切都无处藏身，他必须将自己的感受、情感毫无保留、毫不掩饰地全盘端给读者，当然这不等于去贩卖与兜售“绝对隐私”之类。我强调的除了真实，还是真实。在散文世界中，真与伪、好与坏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你的灵与肉是否与你的散文紧密相连，须臾不离；看你是否将别人的苦难煎熬成了自己的苦难，将别人的疼痛呻吟成了自己的疼痛。一句话，你是否在自己的文字里跟你的主人公调换了心，替他真实地活着，勇敢地抗争着。只有这样，你的文字才会从一粒渺小的种子开始，深深地扎根在你的心灵深处，以你浓荫密布的叙事方式与生长空间，覆盖与漫漶你亲爱的读者。

人们习惯说，天机不可泄露。而在我看来，散文就是我当下的天机，但它却像一个无知和无畏的孩子，口无遮拦地泄露着我的情感和灵魂，关于我隐秘内心盛开的每一朵卑微的小花，关于每一株



狗尾巴草涟漪似的细微颤动，甚至关于我活着和活过的任何纤尘细埃，都可以在我的散文中找到。

因为我信奉：散文要站在自身的伤痛上，跪拜自己的喷血口。

这是我无法回避的宿命，也是我不可推卸的使命。

当下是一个泡沫漫溢、敌我不分的时代。我们的趣味和思想就像水分子里的氢和氧，很难彻底分开。每一个写作者都有着无边无际的野心，他以高潮迭起的狂欢与想象筑起了屏保似的疆域与王国，他安居高脚杯中坐杯观天，对影自娱自乐，仿佛是真正的王，被虚拟的成群妻妾与臣民众星捧月，但唯有伟大的读者是清醒的，是不可愚弄的，是他们让伟大的作品有了朝阳般喷薄分娩的可能。

更不幸的是，这个时代奴颜婢膝地俯首听命于市场，比如电影听命于票房，电视听命于收视率，文学作品听命于印数与版税，人的内心听命于潮流与谎言，因此谁能够昂起头来，主宰自己的内心，让它听命于自己，他将是健康的，强大的，甚至无敌的，就像悄然逝去的时光一样。

包括我在内，一些人正努力面朝着这个方向，另一些人正努力背对着它。



# 目 录

## Contents

### 第一辑 穿过生命的眼睛

- 穿过生命的眼睛 / 002
- 去北山给父亲送书 / 005
- 蟋蟀在第十八层歌唱 / 009
- 关于诗人 / 012
- 一个人的站台 / 020
- 一个人的记忆 / 024
- 古风 / 027
- 短思录 / 031
- 一枚预言方向的铁钉 / 035
- 挑刺儿 / 038

### 第二辑 一棵树的私语

- 草木萤火 / 042
- 坐家听鸟 / 049
- 怀念蛙鼓 / 053
- 蝴蝶之爱 / 056
- 车上有麦 / 059
- 一棵树的私语 / 062



### 第三辑 时光架下的碎影

青春期 / 066

煤城词典 / 118

### 第四辑 一炉玉米笑开了花

莲子 / 138

糖 / 142

辣椒 / 146

蒜 / 151

亲亲地瓜 / 156

手擀面 / 161

遥远的糍粑 / 166

红茶菌 / 169

包谷粑 / 172

盐酸菜 / 174

一炉玉米笑开了花 / 177

第一辑

# 穿过生命的眼睛





## 穿过生命的眼睛



老人临窗端坐，环着雪白披肩，在读《庄子》。那只唤做咪咪的大白猫跳上书桌，偎依在她身旁，人定似的守望着她，仿佛是她形影相随的亲人。阳光像一把折扇，到了下午扬手收了收，一股脑儿地都涌向了西边，漫入窗内洗亮老人，她沐浴在了灿烂柔和的光影里。

这样的秋日，是一杯下午茶，恰好适合边饮边读《庄子》。我是这样想的。

她没有起身，由于腿脚不灵便。她将一天时光分成了两部分：坐的和躺的。前者比后者多，一直到永远。即使是坐，她也在读和思，像现在。

我最先迎到了她的眼睛。从我放轻脚步进门，这双眼睛就从书上收回，缓缓地抬起，柔柔地注视着我。我读懂了它的歉意、关切、爱护……

我尽量放轻脚步，一步一步地走近她，坐在她桌旁的一张椅子上。现在我离她如此近，仅仅隔着一杯茶，我随时可以轻巧地端开它。这让我能够仔细地打量她：头稍稍向后仰，发髻梳得一丝不苟，发丝不乱像仿宋字，嘴角俏皮地向上微翘，微笑漾在了那儿。最美的还是这双眼睛。这是一双真正的丹凤眼，浅浅眯起，明亮而清澈，像庄子的一点点秋水。我奇怪她有这样的眼睛，在我的经验里，只有孩子才有类似的眼睛。上帝给了孩子一颗童心，让他去触摸善良，又给了他一双眼睛，让他去发现美好。这双眼睛纯净闪亮，没



有一丝儿杂质，像草尖上的露珠，又像被双眼皮夹住的黑葡萄，到了最黑的夜也同样扑闪流转，像没有皱纹的天空中一颗最亮的星星。而我印象中老人的眼睛是混浊模糊的，那里面储满了太多的记忆与经验，像一盘有声有色的录像带，忠实记录的是生活的情景，配以原汁原味的声音。

一个人的老去，是从心和眼睛开始的。心，我们轻易看不见，它像果仁儿被包裹在了黑暗的壳里。但，眼睛可以。一个有着这样一双眼睛的人，她是不会老的，透过她的眼睛我从她的心得到了求证。是这双眼睛，和它背后的心，让老人年轻如小女孩，永远。

我也渴望拥有一双这样的眼睛，因为我不想老。但借助别人的眼睛，我看到圆滑与世故浸染了我的眼睛，它们像硫酸腐蚀我的眼睛，让它逐渐地混浊黯淡，流不出清亮的泪水。我悲哀地认识到自己正在一天天地变老，我在现实横流中贪婪地取，吝啬地舍。

老人平静地说，我不喜欢名片。我一直注视着她，她说这话时眼睛洒脱地眨了眨，像是在强调。这双眼睛阅尽沧桑，包括人和事，一个国家一百年的记忆都可以在这儿找得到。但她偏偏说到了一张纸片，一张可以随意涂鸦传递假与空的纸片，谁能相信这双眼睛容不下一张纸片呢？但，一张纸片有时就像一粒沙子，以尖锐的虚假揉痛了眼睛。

我要走了，在她温柔地注视我吃完蛋糕以后。我吃得很慢，似乎有些害羞，还有些斯文，怕发出声音似的，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想让这双眼睛多注视我一会儿，哪怕是一分一秒。我尽量慢慢地吃，她爱怜地盯着我，却没说话。我读懂了她仿佛在说：慢慢吃，喝点水，别噎着了！

我尽量放轻脚步，一步一步地向外走，像来时一样。我觉得背上有什么贴近了我，下意识地回过头，天哪，她竟然在柔柔地注视着我，瞳孔像火焰最明亮的内核，温暖地照着我。我一步一回头地望着她，与她对接着眼神，我似乎丢掉了面具似的圆滑，摆脱了阴影般的世故，一点一点地纯净和透明了起来。她仿佛觉察到了我的



变化，似乎努力向上要拔起自己，肩头耸了耸。我忍住了泪水，快步走了出去。

我们活着都是一个容器，老人也是。但她长长的一生盛满了爱，任我们随时在里面清洁内心，洗涤灵魂。

因为，她坚信：“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她的容器就是这双眼睛。

再见老人，她已经在天堂默默注视我几年了。她的女婿引我走进那个房间，有些凌乱而冷清，她靠在了东墙根儿，被定格在了一瞬间里，和那个在阳光下读《庄子》的下午一模一样。她女婿说，跟老人合个影吧。我站到了她身边，被定格在了她的定格里，成为了永恒。

我又看到了这双眼睛，还有微笑，我记忆的闸门一下子被提起了，滚滚涌出的是温馨与思念，像洪峰一样。

至此，我才认识到她的眼睛已经穿过我的生命，贯串起了我的记忆与印象，像一缕亮晶晶的星光。

老人叫冰心，一个在爱中寻找、求索和收获的人。

一个孩子和一个老人，在这穿过生命的眼睛中，偶然相遇又离别了，就像两条短暂聚会后分手的线索，但却搭起了一座虹桥，上有阳光与鸟语，下有流水与月光，都与爱有关。





## 去北山给父亲送书

今年清明，没有下雨。午后母亲和我去北山给父亲上坟。

上一次上坟是在春节前，我和儿子一起去的。父亲走了这么些年了，我们五年前将他的家从那间第一陈列室搬到了这片叫北山的公墓，他已经习惯了这个泥土下的新家。开始两年我们请他回家和我们一起过年，几天后借助火与灰打着灯笼照亮夜路送他回来。后来我们仍然请他回家和我们一起过年，却不再打着灯笼穿过黑夜送他回来，这是因为，他自己已经识得这个泥土下的家，不用我们送了，能够像一阵风儿轻飘飘地吹回家。

北山像一张端正安放的太师椅，从椅子脚一点一点地往上，一直到椅子背顶端，不断地被开荒，种上庄稼似的家，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这些家被活着的人开垦和种植，整齐划一，秩序井然，残留着最后的体温和呼吸，却被有偿调拨给了天堂，归逝去的人永久居住，保持着不变的表情和顺序。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沉睡在各自的空间里，像被时光施了魔法，没有脚步和呼唤可以惊醒他们。

今年春天来得有点儿迟，坟茔上的杂草不见绿意，依旧干枯灰白，像一蓬蓬等待修理的乱发，它属于老人。午后的北山前停着一溜儿车，一拨拨的人奔向各自的亲人，跟他们拉着自上次分别至今的思念。躺在这儿，视野开阔，阳光普照，汨汨滔滔，像一眼泉迸涌着金色波光。

母亲和我一张一张地烧着黄皮肤的纸，金的、银的、红的元宝



和大面额的冥币，它们被火贪婪地舔食，枯萎着消失了。阳光不动声色地漫漶，火焰探出芯子炙烤着我们，汗水顺着我的额头封住了眼睛，模糊了镜片。我取出我刚出的新书——《活在时光中的灯》。临来前我就想好了，要送一本书给父亲。我自恋似的喜欢这个书名，暗暗为此而扬扬得意，我极愿把这本书连同这个书名一起献给父亲。如今父亲在地下睡着，我在地上醒着，我和他之间多么需要这么一盏“灯”来通灵和交流啊！

我从内心里不承认我是来“烧”书的，我讨厌“烧”，本能地抗拒这个念头。“烧”太热烈，一把火后，灰飞烟灭。我只接受“送”，我对母亲说，我去北山给父亲送书，就像他过去送我书一样。

父亲并不太长的一生像一株早玉米，还没到夏天，就被横刺里伸出的一只手掰掉了正在饱满的果实，继而被另一只手连根拔起，这时他浑身上下已被蚜虫似的疾病蛀得千疮百孔，无法修补。早玉米似的父亲混迹于他的千千万万株同类当中，貌不惊人，平淡无奇。从山东到贵州，又从黔南回到鲁南，他的脚步追随火车穿越了大半个国度，但地理空间上的漫漫距离拉长不了他短暂单薄的人生经历，我可以用两行文字轻而易举地概括他的人生，那就是，成分：学生，职业：医生。

父亲执著和沉迷在他的世界里。那个世界很小，色彩：白色，味道：来苏水、福尔马林、碘酒等，道具：听诊器、输液器、体温计等。这一切完整而固执，生硬而冰冷，像一个符咒，魔力永不消失地作用于父亲身上，让他排斥白色以外的色彩，拒绝来苏水和听诊器以外的诱惑。如果说人生像一间构造精巧的剧场，每一扇门都是一个随时等待开花的梦想，那么父亲已经主动决然地关闭了所有可能之门，仅仅留下了一扇又小又窄的门，那儿永不倾斜着的红十字，通向救死扶伤。

父亲对我少年时不可救药地爱上文学很失望，他曾经狂热地寄望于我能够从他手中接过听诊器，为了引导我往这条路上步他的后



尘，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处心积虑地拿听诊器给我当玩具玩，记得还有一只密密麻麻地写满各种小字的塑料耳朵。他是想从小培养我对这些东西的亲近与热爱，更想替我关闭上所有的梦想之门，仅仅留下一扇头顶悬有红十字的门让我进进出出。但我厌恶他一厢情愿的粗暴选择，既不亲近也不热爱，而是试图打开另一扇门。那扇门在父亲的生活之外，遥远不可及，就像天上的星星。也许在父亲的眼里，它就是一只盒子，属于潘多拉专有，打开它蜂拥奔出的是阴谋、谎言与危险。有一段时间，我正处于叛逆的关口，与父亲的关系冷漠而敏感，像一对天敌，我坚硬地抵抗着父亲，父亲也似乎看我不顺眼。后来我听母亲说，在那段时间，父亲老是跟她唠叨我思想偏激，邪恶的汁液随时可能溢出大脑的容器，仿佛毒蛇猩红的芯子伺机吞噬着什么，因此他怕我出问题，犯错误。若干年后，我的儿子也与我像一对天敌，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与叛逆的儿子如水火互不相容。我一下子想到了父亲，涌起了一阵阵悲哀，我忽地觉得，我是在替父亲真实地活着，走着父亲曾经走过的路，而今天我面前这个满脸青春痘的孩子就是那时的我。

记得父亲那时好买书送我，那些书都与学习有关，没有一本我渴望的课外书。其实父亲并不了解我的课程内容，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想象和店员的推荐去买。经历了几次天翻地覆似的搬家，我现在手头上能够找到的还有几本，比如一本《语法新编》，今天翻来简直就够一个大学生去啃的。父亲每次买了书后，都会操起大笔帽的钢笔在扉页上用他独特的字体工整地写上“王忠存阅”，仿佛除了我，谁都无权“存阅”。

此刻，我手上拿着这本《活在时光中的灯》。我扯掉了封面，投入了火中，火焰一瞬间烧焦了它，它蜷缩了，仿佛一张光洁端庄的脸被扭曲了。接下来是扉页……我一页一页地撕着，不停地以纸和密如蚕卵的文字饲养着渐渐旺上来的火，父亲在一旁焦急地伸过手，一页一页地翻看，一阵风儿刮过，发出了朗读者低沉的声音。《医院》、《羊走天堂》、《生命凋零》、《时光九段》，这些都与他有





关，我毫不隐瞒地将我的心里话都倾吐给了纸，又借助火读给了父亲。这些最普通的文字他都曾经活过，有着他的体温和脉搏，但他却从未读过，它们都诞生于他走后的几年里，是我对他的无尽追忆与怀念，也可视作我以方块字串起的一个小小的花环，献于他的灵前。我的那些卑微的文字被火一目十行地阅读后，经历了炙热的考验，在烈火中蜷身曲背，但它们在迫近上来的黑与黄中愈加清晰，最后一切背景都隐退了，仅仅剩下一颗颗字像灰烬中发光的星星。我持一根枯树枝，拨了拨灰烬，黏附在一叠的纸页碎片翻身欲脱离苦海似的，重新红彤彤地腾了起来，树枝来不及抽回，燎着了梢头，飘起了黑黑的烟。忽然，一阵风席卷过去，灰烬白了，散了，再也读不出一篇完整的了。

从《医院》到《时光九段》，火焰温习了父亲纸上的一生。风像一个魔幻现实主义，不断地闪转着身形，变换着方向，我怕一波高过一波的火焰殃及我，不断地躲避着它的追赶与袭击，汗水流得更多了。火焰既不流泪，也不出汗，它干干燥燥，实实在在，没漏掉一个字，直到化灰化烟。

回到家，我在日记中郑重地写道：今天，去北山给父亲送书一本。

